

AI符号学



“AI 符号学” 编者前言

赵毅衡

DOI: 10.13760/b.cnki.sam.202501001

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留下了一场史前大洪水后重建文明的记载，此事无法用史实证明。但是眼前又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席卷而来，横扫人类文明。它冲击着已有的高度成熟的文明，将有淹没历经几千年辉煌的人类文明的危险，更重要的是，这场洪水会永远存留：没有大禹导水，也没有诺亚方舟，无人能恢复世界原貌。无论人们对未来的期盼如何迥异，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只能在这个洪流之下设法获得新生。任何个人活动，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，无论是富裕还是贫困，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亡，都会身陷于这场洪水之中。洪流之所以出现，别无他因，它是人类自己几千年孜孜以求的技术进步的产物，我们求仁得仁而已。

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这场人类文明巨变，就是这两年汹涌而来的 AI。

编者之所以向读者们呈献这批文章，不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个课题，不是想赶上当今时髦，不是觉得不谈这题目便显得俗气或落伍，而是因为编者明白，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，这些问题都如大地裂变莽然升起的大山，堵在我们眼前，强迫我们拿出观点，给出哪怕尝试性的解答，更是因为编者认为有义务请读者们一道来观察并思考有关 AI 的一些问题。用更实在的话来说，与其形格势禁早晚难免被动作答，不如现在就主动来思考。

我们的主要工作领域是意义理论，尤其是符号学与传播学。本辑诸文，就是各位作者在近两年思考人工智能问题时，对其中的意义进行的探索。作为意义理论的符号学，必定是研究人工智能的利器，也肯定是剖解 AI 社会文

□ 符号与传媒 (30)

化影响的解剖刀。因为人工智能主要的工作，就是解释意义、加工意义数据、产生意义文本。AI 既然是在从事意义活动，就不得不遵循意义活动的规律，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神秘的面孔，也不可能永远高高在上地注视人类蚁群蠢动。AI 的社会影响问题，能够被理解，也必须能理解。哪怕在算法黑箱之外，思考的人们也能分析人工智能对文化的冲击，因为我们有符号学这个犀利的武器。

我们并非一定要把这个题目强塞给读者，而是觉得我们的一得之见，或许能给正在思考中的读者诸君一点鼓励，让他们觉得，在并不遥远的地方有知音在，也在思考他们心中在思考的问题。或许某些观点，甚至与他们心中想法有点类似。在这个正越来越迷茫莫测的世界上，何人不希望在旷野中得到一星呼应？

本来人工智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，研究不需要对象的批准，但是 AI 是一种智能体，因此不妨听听它们被我们注视时的想法。ChatGPT - 4 与 DeepSeek 给了非常明确的回答：“AI 的基本功能可以视为意义活动，产生的确实是符号文本。符号学，作为研究符号及其意义形式的学科，完全可以用来考察和分析 AI 的运作和输出。”百度的文心一言也说：“符号学确实可以用来研究人工智能。它不仅在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还为理解、设计和评估智能系统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方法。因此，符号学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。”

既然连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欣然接受符号学的审视，既然回答如此明确，我们就从这个前提，开始我们的讨论。